

实用文章学丛书

文章学阅读学

WENZHANG YUEDUXUE WENZHANG YUEDUXUE

曾祥芹 主编

实用文章学丛书

文章本体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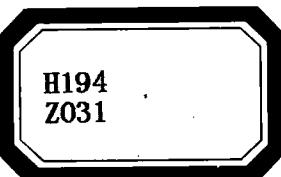
文章阅读学

文章教育学

ISBN 978-7-5347-5736-5



9 787534 757365 >
定价：39.00元



文 章 阅 读 学

主 编 曾祥芹

副主编 陈才生

著 者 (以姓名拼音为序)

陈才生 陈万珍 傅炳熙

李建东 曾祥芹

H194

Z031

■ 大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章阅读学/曾祥芹主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12

(实用文章学)

ISBN 978 - 7 - 5347 - 5736 - 5

I. 文… II. 曾… III. 阅读学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2252 号

文章阅读学

主 编 曾祥芹

副 主 编 陈才生

著 者 陈才生 陈万珍 傅炳熙 李建东 曾祥芹

责任编辑 王艳芳

责任校对 张迎娟 马 宁 毛 路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543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目 录

导 论 文章阅读：文体阅读的“半边天”

第一节	文章阅读：文体阅读的一翼	(3)
第二节	文章阅读：人类阅读的主体	(9)
第三节	文章阅读：社会实践的基础	(10)
第四节	文章阅读：阅读文化的主流	(12)
第五节	文章阅读：语文阅读教学的重心	(13)
第六节	文章阅读：阅读研究的新领域	(15)

第一篇 文章阅读华夏传统

第一章	文章阅读传统论	(19)
第一节	“披文得意”“运思及物”——文章阅读特性论	(19)
第二节	“修身养性”“经国济世”——文章阅读价值论	(23)
第三节	“学一问一思一辨一行”——文章阅读过程论	(26)
第四节	“知人论世”“切己省察”——文章阅读原则论	(29)
第五节	“读者当约，阅者宜博”——文章阅读策略论	(33)
第六节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文章阅读方法论	(37)
第七节	“以意逆志”“易无达诂”——文章阅读创造论	(40)
第八节	“苦读乐学”“自求自得”——文章阅读情志论	(44)

第二篇 文章阅读客体特性

第二章	文章言语感悟论	(51)
第一节	文章是多种语言符号的集合体	(51)

II 目 录

第二节	科学言语为主,文学言语为辅	(54)
第三节	篇章语感为范,理性直觉为能	(59)
第四节	外指内指兼容,精确模糊并收	(60)
第三章	文章思维操练论	(66)
第一节	文章是冶炼科学思维的大熔炉	(66)
第二节	抽象思维为主,形象思维为辅	(68)
第三节	灵感思维为魂,社会思维为凭	(71)
第四节	辩证思维为纲,系统思维为网	(76)
第四章	文章阅读时空论	(84)
第一节	文章阅读时间的限定性和速率性	(84)
第二节	文章阅读空间的开阔域与空白点	(87)
第三节	阅读神游的有轨性和越轨性	(93)

第三篇 文章阅读主体特质

第五章	文章读者类别论	(101)
第一节	作者的读者意识和读者的作者意识	(101)
第二节	想象读者、现实读者、完成读者	(104)
第三节	生活读者、学习读者、工作读者	(106)
第四节	特定读者、专业读者、大众读者	(109)
第六章	文章阅读心理论	(113)
第一节	实用阅读与审美阅读的心理定式	(113)
第二节	情感和想象在文章阅读中的地位	(117)
第三节	个体和群体对雅俗文章的阅读时尚	(120)

第四篇 文章阅读本体系统

第七章	文章阅读过程论	(127)
第一节	认形阶段:辨体感言	(127)
第二节	取神阶段:入情得意	(132)

第三节 笃行阶段:运思及物	(137)
第八章 文章阅读方法论	(143)
第一节 精读法:朗读涵泳、疑问思辨、经验汇兑、八面受敌	(143)
第二节 略读法:默读浏览、提纲挈领、不求甚解、扩散参读	(150)
第三节 快读法:一目十行、循章归旨、意会神摄、思维导图	(156)
第九章 文章分体阅读论	(163)
第一节 新闻与报刊阅读法	(163)
第二节 史传与方志阅读法	(169)
第三节 公文与课本阅读法	(174)
第四节 论文和论著阅读法	(177)
第五节 科技应用文阅读法	(180)
第六节 教育应用文阅读法	(183)
第七节 经济应用文阅读法	(187)
第八节 法律应用文阅读法	(193)
第十章 文章职业阅读论	(199)
第一节 教师的导读和学者的研读	(199)
第二节 编辑的审读和出版的校读	(204)
第三节 广电的播读和翻译的译读	(209)
第四节 干部的行读和秘书的辅读	(214)
第十一章 文章阅读鉴赏论	(221)
第一节 理智启迪为主,情感体验为辅	(221)
第二节 既须沉入共识,也要跳出商兑	(224)
第三节 “指他”与“涉己”的互相沟通	(230)
第四节 开掘思想精魂,追寻科学美质	(232)
第十二章 文章阅读创造论	(240)
第一节 追寻原意 重构新义——文章阅读的创造性能	(240)
第二节 广泛继承 高峰体验——文章阅读的创造基础	(244)
第三节 补充发挥 反思批判——文章阅读的创造层次	(248)
第四节 解文、知人、论世、察己——文章阅读的创造空间	(252)
第五节 置换、组合、交汇、迁移——文章阅读的创造原理	(255)
第六节 准备、酝酿、明朗、验证——文章阅读的创造过程	(260)
第七节 互文生义 断章取义——文章阅读的创造技法	(263)
第八节 见仁见智 多元有界——文章阅读的创造铁则	(267)

第十三章 文章误读病理论	(272)
第一节 文章误读、曲解的典型个案	(273)
第二节 划清个性化正解与自由化误读的界限	(286)

第五篇 文章阅读跨体策略

第十四章 文章跨体阅读论	(291)
第一节 适体阅读与跨体阅读	(291)
第二节 把文章当作文学来读	(295)
第三节 把文学当作文章来读	(300)
第四节 两栖文体的双重解读	(306)

附 录 建构《文章阅读学》的很好参照系

——龙协涛《文学阅读学》读书札记	(310)
后 记	(338)

导 论

文章阅读：文体阅读的“半边天”

第一节 文章阅读:文体阅读的一翼

在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视野中,阅读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天文学家阅读星象图,动物学家阅读动物的嗅迹,观众阅读舞蹈者的动作,双亲阅读婴儿的表情,算命师阅读龟甲上的标记,情人阅读爱人的身体,渔夫阅读海流,农夫阅读天气……人类借助不同的阅读了解了自身及周围的世界,借助阅读战胜了种种敌人,借助阅读创造出先进的现代文化。因此,阅读可谓是人类开智、明理、践行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当然,这只是曼古埃尔对人类感受外部世界所表达的一种浪漫情怀。在当代大多数学者心目中,阅读对象主要还是指文字作品。读“文”方为通解,这已是常识,不必赘言。

当我们把“阅读”行为聚焦到“文”的体制时,纷繁复杂的阅读文本,其实可以分为文章和文学两类,文章阅读与文学阅读是传承人类文化与文明的两个最重要的途径和最广阔的天地。

从人类行为学角度看,早期的读者对“文”的阅读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文体之分,记事(如农牧业的记账)、占卜(如巫术、宗教活动)等是阅读活动的主要目的。直到人们依“文”的功能将其分为各种类型,阅读活动也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比如中国古代的五经,有的供礼仪之用,有的成为哲学经典,有的成为卜筮秘籍,有的成为教化之书。再比如,在古埃及就已出现的“文”,既可用来记账、编纂法典、签订契约,也可用于文学书写,如赞美诗、历史传奇、冒险故事、情诗、史诗和寓言等,对文的阅读,其功能也变得丰富而复杂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文章”与“文学”的概念曾数次变易。有时“文章”指文学作品,“文学”指博学宏辞,有时“文章”又指所有的文字作品,故在使用上也就出现一些混乱。尤其是在当代的学生读本中,文学作品的比例不断增大,读“文章”往往就意味着读“文学”,故延至今日,在许多批评家眼中,“文章”依然主要指“文学”,“文章阅读”往往等同于“文学阅读”,其实是“文学阅读”湮没了“文章阅读”,这在文体阅读界域上显然是不明确的。

就阅读本质而言,任何纸本阅读都是读者与文本的沟通,但文章学大量研究成果证明,文章与文学是两种性质不同且阅读方法有别的文体,在具体的阅读行为中,将二者混为一谈有违阅读的科学规律。虽然阅读都以认知为基础,都能引导人们感悟新内容,发现新线索,寻找新答案,走向崇高和优美,但两者所走的途径、采用的方式,乃至最终在阅读主体心中引起的反映,都有很大的区别。

文本形式的种类繁多,决定了阅读行为的多种多样。各种阅读行为的相互区别,是由阅读主体的不同阅读动机决定的。若将人类丰富多样的阅读动机加以高度概括,可以有以下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基于认知性的阅读动机,二是基于功利性的阅读动机,三是基于审美的阅读动机。其中,审美性阅读和功利性阅读代表了阅读行为的两个极端形态——其性质特点相反相对,截然不同;而认知性阅读既是一种独立的阅读行为,又是功利性阅读和审美性阅读行为得以展开,阅读目的得以实现的基础。一切阅读都以认知为基础,都须通过认知的阶段,它是思维的基本方式。就总体而言,文章阅读与文学阅读的根本区别,前者主在实用,后者主在审美。

作者的创作目的是读者阅读的一个重要航标。文学是人类精神创造的作品,是专门用来供人欣赏的,审美自然成为其最重要的阅读目的。文章作品的写作则主要是用来反映社会实践活动并直接指导社会实践活动的,具有突出的实用性,故文章阅读亦应围绕“实用”这一主

线展开。文章阅读与文学阅读由此产生一系列的不同。

一、解文析意与感言悟意的不同

文学阅读往往起于感觉，贯之于联想和想象，伴随着情感的参与，在与作品内容产生共鸣的基础上，产生美感。故感言悟意是行为，获得审美愉悦是效果，通过感言悟意而得美感。文章则起于理解，贯之于求证和辨析，伴随着思想的参与，在与作品产生感知印证的基础上，产生真知。故解文析意是行为，求得真知灼见是效果，通过解文析意而得真知。

陶渊明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前一句可指文学阅读中的审美方式，而后一句则可指文章阅读中的求知方式。

就多数文章而言，其阅读与文学阅读的根本区别在于，文章阅读是一种功利性的阅读行为，而文学阅读是一种审美的阅读行为。审美性阅读以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感受为接受文本信息的主要方式，以联想和想象作为展开作品丰富内涵的动力，以情感在作品中的投射，并与作品中的人事景观产生强烈的感情共鸣，从而达到高度的精神愉悦为目的。而文章阅读以对文本的理性认知为手段，以准确领会文本的意义为出发点，并以从中探寻处理解决实际事务的有关信息为目的。它引导读者走向客观现实世界，以实现一定的功利目标。文章阅读与文学阅读在动机方面存在的这一重大区别，导致了它们在阅读心理和阅读行为中一系列质的差异。

当然，由于文章与文学现象的纷繁复杂，围绕它们展开的阅读活动并非完全都呈现出上述特点。文章阅读不是没有“悟”，文学阅读也不是没有“解”，这里我们只是就阅读活动的总体特征而言。

二、阅读主体的被动控制性与主动自由性的不同

文章阅读与文学阅读在读者心理、行为方面的不同特质首先表现为文学阅读主体的心理、行为具有主动自由性，而文章阅读主体的心理、行为具有被动控制性。文学阅读主体的主动自由性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其一，文学阅读基于人的精神需要。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精神需要在人的需求心理结构和需求心理发展过程中处于最高层次。它的产生建立在生存、安全、社会等需要初步满足的基础上，它是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的必备心理因素，是人具备完美人格和充实生活的重要标志。但相对于生存、安全等基础性的功利需要对人的重要性而言，精神需要毕竟不是也不可能每个人必备和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它的产生和满足是人的心理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一种自主自由的选择结果，是一种不受身外之物限制强迫的个人意愿。因此，基于精神需要的文学阅读也必然是阅读主体的自由活动，是否阅读、阅读什么、何时阅读、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阅读，基本是一种不受外在因素控制的个人意愿。其二，文学阅读是审美阅读，而审美功能实现的一个前提是审美主体心理的自由超越性，即审美主体由对审美对象的阅读观照，引起联想和想象，通过情感的投射，使心灵进入并驰骋在虚幻的艺术天地，从而超越现实中物欲与功利的束缚，达到精神的愉悦。因此，文学阅读主体的主动自由性也是审美规律的必然要求，那种心灵被名缰利锁束缚的读者是无法抵达审美境界的。

相反，基于功利需要的文章阅读主体，其心理和行为则具有被动控制性。首先，功利需要的满足和功利目标的实现，无论对于个体人的生存发展还是对于群体、社会人的生存发展，都是至关重要和必需的。当一定的功利需要、功利目标的满足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实践活动时，作

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就不能凭主观上愿意与否,决定是否投身于实践活动;他必须付诸实施,除非他放弃生存、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同理,当某种功利需要、功利目标的满足和实现必须借助文章的阅读才能达到时,这种阅读行为无疑也具有了“身不由己”的被动性。这在公务人员为实现群体、社会的功利目标而阅读相应的公文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次,文章阅读主体的被动性也是由功利需要的具体性决定的。相对而言,审美需要是一种难以拆分、含混一体的心理需求,它的满足并非一定限于对某一审美对象的观照才能实现。而功利需要则总是表现为一种具体特定的需要,其满足必须由相应而特定具体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所以,当一种功利需要必须通过对文章的阅读而实现时,阅读主体不能凭其兴趣爱好随意读一篇文章就能奏效。他必须寻找那些对实现特定具体的功利目标有直接借鉴指导作用的文章来阅读——即使他对这类文章根本不感兴趣。而且,他必须立即阅读——即使暂时根本没有阅读的兴趣。因为功利需要的实现一般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要求,不容拖延。可见,对文章的阅读来说,读者愿否阅读、阅读什么、何时阅读、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阅读等,均不具有随意任性的自由选择性。文章阅读,从内驱力角度看,是一种失去心理自由的被动的信息接受行为。

三、复原性阅读与创造性阅读的不同

现代接受美学和文学解释学在对传统的“作者中心论”创作观念的片面性、虚幻性予以大胆批判的同时,独到而深刻地指出,文学创作的全过程应包括两个异质同构的环节:一是作家的创作,二是读者的创作。从社会和历史的某种角度看,读者的创作甚至是比作家的创作更为重要的文学实现过程。读者在参与作品创作方面的突出作用,表现在对作品意义的建构生成上。而读者之所以能对作品意义进行创造性的建构,基于以下原因:其一,文本结构的开放性为创造性阅读提供了条件。文学作品在纳入阅读视野之前,只具备了意义生成的潜在结构。它拥有大量的意义空白和意义不确定性;它虚位以待,面向每一个读者开放,并期望读者将意义空白填充充盈,将意义不确定性加以确定。正是通过阅读,作品的全部艺术形式、结构、技巧、隐喻、象征、意蕴才被激活,获得了生动的现实形态。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不是先于阅读、先于读者的理解而自在固有的东西,从而文学阅读也不是对作品固有意义的被动反映,而是一种参与作品意义实现的创造性活动。其二,文学阅读的创造性是读者在对文本感受认知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联想和想象心理活动的必然结果。联想,尤其是想象,是一切创造活动的必备因素;凡有想象存在,就必然包含创造的因子。所有审美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就是审美主体想象力的激发;文学作品以其借助语言符号为表现手段而具有形象的间接性特点,要求阅读主体具备更强烈、更丰富的想象力。因此,文学阅读更富有创造性的特点,具体表现即为对意义空白的填充,对意义不确定性的确定。因这种“填充”“确定”不是对作者预设意义的被动复现,不是对别人阐释结果的简单重复,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理想、阅读经验、生活经历作出的独特理解,所以,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阐释。

对应用性的文章而言,其意义的实现同样有待于将其纳入读者的视野,否则,它也只能是一种毫无价值的潜在意义的存在。但文章的潜在意义不完全是有待读者填补完成的含有大量意义空白和不确定性的所谓召唤结构,而是一个先于读者存在的已然充盈的意义实体。这是由文章的写作目的和写作要求决定的。文章的写作目的不全是为了与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而主要是为了与读者达成理性上的共识。作者期望读者的理解不全是带感情色彩的偏见,不全是由联想和想象引发的言外之意,而是对原文旨意的客观复现和忠实反映,从而达到双方

认识上的默契。为此,应用文写作要求:(一)作者必须把欲表达的思想观点、反映的客观情况充分地、完整地赋予文本,避免一切意义空白的存在。(二)追求主旨鲜明、词决意畅,力忌委婉含蓄、词微旨远。对象征、隐喻、比拟、暗示、双关、夸张等可能引起读者对文意曲解引申的表达方式弃之不用。(三)文本意义有严格的语境(如确定的时间、地点,确定的对象、范围,确定的行文目的,确定的上下文关系等)限制,使读者的理解能严格按作者铺设的意义轨道运行。再从读者的角度看,应用文阅读出于功利动机,而一定功利目标实现的前提,必然是对相应文本思想内容的准确领会,完整理解;相反,对文章文本意义的主观性释解、无界性拓展、随意性引申,不但使其功利目标无法实现,而且会对个人或群体、社会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

四、释义的单一性与多元性的不同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由文章阅读的复原性、被动性,必然导出文章阅读的另一个特点——释义的单一性,即应用性文章的文本意义先于读者而存在。这种自有自足性和作者对文本意义所作的如上所述的种种设定限制,使应用文本成为具有排他性的封闭结构。尽管不同读者存在种种个性化的前理解结构,拥有不同的期待视野,但他们无法将由此而产生的属于自己的独特理解融入文本意义结构中去,无法使不同的读者面对同一文本的解释,出现意义纷呈的多样性,从而使应用文本的意义具有了一种唯有作者拥有并控制的高度的恒定性和单一性。当然,不同读者对同一应用文本意义的理解,有时也存在不一致甚至相互抵牾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作者有时用词不当、表达不周密、标点符号的误用、详略安排的本末颠倒、语境限制的不严密等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某些读者的文化水平不高、理论修养不够、理解能力低下造成的。因为这两类情况不是应用文写作和应用文阅读中正常积极的有效形态,而是扭曲消极的负效应形态,所以,由此导致的对应用文文本意义的曲解、多解,自然不能代表应用文阅读的本质特征。

同理,由文学阅读的创造性也必然导出文学阅读的另一个特征——释义的多元性。因为开放的文本结构不仅为读者的创造性阅读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也为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多元性释解提供了广阔厚实的土壤根基。而阅读主体不同的个性特点——审美理想、审美习惯、阅读经验、生活阅历、文化背景等在共时性和历时性方面存在的差异,则使文学阅读释义的多元性得以最终实现。所谓创造性阅读正是不同的阅读主体以不同的审美理想、不同的阅读经验、不同的生活阅历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观照、不同的意义赋予,从而使文学作品的意义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多元化倾向。而且,随着阅读实践的历时性发展,文学阅读释义的多元性还将无限性地展开、延伸。

当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思想观念或文体意识的影响,有些读者有意识地将文章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或将文学作品当作文章来读,这就属于跨体阅读的范畴了。

五、直接阅读与间接阅读的不同

直接阅读是指读者亲自持有文本,通过自己的视觉浏览文本,以此获得对文本意义的领会与把握的阅读行为。而间接阅读是指读者不亲自持有文本,也不通过自己的视觉浏览文本,只是通过别人的转述介绍获得对文本意义的领会与把握的阅读行为。文学阅读与文章阅读的区别在此表现为文学阅读只能通过直接阅读来实现,而文章阅读既可以通过直接阅读,也可以通过间接阅读来实现。这一区别是由语言在两种文本中的作用与地位的不同决定的。先看文学

阅读。我们知道，不同艺术具有的特质是由它们赖以存在的特有的形式赋予的。形式之于艺术不仅仅是作品内容意义的表现工具，而且直接参与了作品意义、艺术特质的创造，它本身就是作品内容、艺术特质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欣赏艺术作品，离开对其形式的直接把握是很难达到欣赏目的的。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它赖以存在的语言形式在其阅读欣赏中的作用与地位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艺术规律，即读者只有通过对作品语言形式的直接把握才能达到文学阅读欣赏的目的。那种只凭别人的转述、介绍理解某部小说、某首诗歌的做法，充其量只能了解作品皮毛，至于作品深刻而丰富的内涵、特有的艺术魅力，是无论如何不能凭这种间接阅读体悟到的。因为文学作品是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高度统一、合二为一的有机体，对特定内容意义和艺术魅力的表现和欣赏而言，其语言形式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离开了特定的语言形式——作品的原始语言，而置换为转述者的口头语言，就等于离开了对作品意义的理解，放弃了对其艺术魅力的欣赏。

相反，读者对文章意义的理解不仅可以通过直接阅读获得，也可以通过间接阅读获得。因为：（一）对文章的特定内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来说，其语言形式不是唯一的，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可选择性、可替换性。例如一篇用文言的典雅语言写成的应用文，如果将其语言形式置换为现代白话文或日常口语体，甚至置换为其他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仍能保持其意义的原始性，即语言形式的变化，没有引起人们对同一文本意义表达和理解上的差异，那么，读者通过转述者的口语表达对文本意义的理解能达到与直接阅读同样的效果。当然，对一些篇幅较长、内容较复杂的文章意义的理解来说，间接阅读的效果肯定不及直接阅读来得准确、深刻。但这取决于阅读主体的语言感知和理解记忆能力高低的问题，并非说明对文章的间接阅读是不可能的。（二）文章阅读出于实用目的，读者关注的仅仅是文本的内容意义而非语言形式，语言形式对读者而言，只是抵达内容意义的工具，是得兔之蹄、得鱼之筌；只要得“兔”、得“鱼”即可，不必非要某种形式手段不可。古代庄子论言与意关系的名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在此引用，可以说是对语言在文章阅读和写作中的作用、地位的最精辟概括。

六、知性审美与感性审美的不同

所谓知性是指读者对文章信息的认知活动，包括读者对信息的判断、分析、推论、区别和比较，等等。文章的阅读首先是建立在信息的认知与接受基础之上的。如果说文章阅读亦有审美活动存在的话，它只能与认知活动相伴。这与文学阅读通过感性形象而产生情感共鸣截然不同。

在读者看来，形象性是文学语言的根本特性，似已无可争议，但这并不说明形象性是文学的专利，许多优秀的文章作品同样也会产生生动形象的效果。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典新闻《上海严寒》就是一例。“晴日高照，雪花在阳光中飞舞，行人纷纷驻足仰视这个瑰丽的奇景。”这难道不能给人以形象生动的美感吗？

这说明，文章作品同样能使读者产生审美的感受。但文章与文学在抵达审美效果的途径上却是有区别的。具体讲，文章主要是借助描述引起读者联想和想象，构建出形象，而文学则是借助描写在读者面前显现出形象。文学当然也要借助联想和想象，但它比文章阅读能更直接地进入形象世界当中去。原因很简单，因为描写是“以形示人”，是对事物的实态进行具体的、逼真的描摹和刻画，它要形象地将事物展现给读者，就必须从造型性和可视性入手，不仅要

求回答“什么样子”“什么状态”，还要求回答“什么感觉”。而这最后一点表现的往往是个别行为，它显示出文学作品描写的“个性化”特征。个性化，是文学作品描写的精髓。换句话说，个性化的描写往往渗透着作者的情感因素，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文章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决定了其语言运用的准确性，故那种表现个人感受的描写就不得不加以节制，用描述来取代。正如科林伍德所说：“描述无助于表现，而且只会破坏表现。”^①原因在于描述是对事物状态的一种概括的说明。同样的道理，描述无助于说明，而且只会破坏说明。故从形象化的角度而言，描述的确无益于形象的表现，正如科林伍德所举的例子：

如果我们说“我气愤得很”，那这不是表现，而是描述这种感情。这句话中的词语不一定指称愤怒本身。的确，如果它们只是纯粹地表现它，就不可能同时指称它。^②

也就是说，文章是重在“指称”的作品，它要做到科学表达，就必须牺牲描写，而走向概念的归类，或者说抛开个人情感的因素。这是两种文类在构思中思维规律的不同造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许多文章文体如传记、消息、通讯等，它们在表述时，力求少用种概念，多用属概念；在细节描述中，多用动词，特别是活跃的动词，少用形容词、副词，能充分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感知器官，这就十分有利于调动读者的表象，从而创造出清晰、生动、完整的形象。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曾告诫记者：“你们写了人大会堂的鲜花盛开，为什么不写上水仙花、一品红盛开？”水仙花、一品红都是“量狭质深”的属概念，读者熟悉，易于印入脑海。故记者使用这样的属概念，就会使没有到过人大会堂的读者感到“如临其境，如见其花”，感到自己也置身于水仙花、一品红之间了。这正是文章描述产生形象的道理。

文章具有了形象感，并不意味着文章蜕变成了文学。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如果你把一部历史巨著改编成诗歌，它仍然是历史。”^③文章为了表达的需要，即使采用了文学常用的描写手法，也不失其文章本色。因为文章中的想象具有客观性，文学中的想象具有主观性。“挟带着感情的想象，是文学的想象；不挟带感情的想象，是史学的想象。文学的想象，可以说想象的自身便构成文学。史学的想象，则只能作为搜罗与解释史实的导引，想象的自身绝不能构成史学。”^④也就是说，文学运用了描述，甚至运用了议论，其目的还是为了刻画和塑造形象；文章运用描述直至采用了描写，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和介绍事理。这正是文章描写与文学描写的最大区别。

可见，在文学阅读中，读者往往通过描写走向形象化的情感世界，在情感的共鸣中达到精神的升华，这正是个性化表现的特点。而文章阅读则不然，读者往往通过语言的具体描述而唤起自己的表象积累，从而填补语言表现的空白，使文章表现的对象更加具体、生动、感人，在理解准确的基础上，产生情感的共鸣和思想的共识。

七、专业化、职业性阅读与大众化、普及性阅读的不同

从文体受众角度看，文章由于明显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其读者群往往具有特定的对象，具有较明显的职业特征和专业化特点；文学则由于其感性认识的生活化，其读者群往往没有明确

^① M. 李普曼编，邓鹏译：《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

^② M. 李普曼编，邓鹏译：《当代美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③ 转引自杰克·富勒著，陈莉萍译：《新闻的价值》，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④ 徐复观：《徐复观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卷二第385页。

的职业限制,它的读者可以是各类人群。

在文章文体中,除了一部分日常应用性的文体之外,多数文章应归于专业性文章之列,具有特定的读者对象。这类作品对行外的读者来说,往往显得费解难懂。对此,加拿大学者葛里高利和卡洛尔早有论述,他们说:“只要看一看古希腊的数学书和哲学书,还有12、13世纪的神学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文章和著作都需要有专门的知识才可以看得懂,而在我们这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类难懂的现象就更加普遍了。”他们认为,专业性的文章往往以专业性的话语为标志,“它们有内在的一致性”,“作为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一种形式,它们能独立存在”^①。按理说,文学语言也有其自身的专业特征,它通过种种夸张、变形、隐语等艺术手法来反映生活,缺少文学常识的读者刚接触文学往往会感到难解,但由于文学作品话语的大众化和传播的普及性,在理解上与文章阅读相比难度要小得多。

当然,上述特征亦非绝对。在大众传播中,一部分文章依然具有明显的大众化特征,如新闻报道、风物介绍之类,但随着当代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密,多数文章已趋于专业化则是事实,一些只有业内人士方能读懂并使用的文章大量涌现,如公文、商业文书、法律文书、专业论文、教案、实验报告等,都带有浓郁的职业性阅读的特征。

总之,从思维到语言,从读者、读效到解读方式,文章阅读都大大有别于文学阅读。它们是文体阅读的双翼,人类正是借助这两种阅读,才得以在浩瀚的文体世界自由翱翔。

第二节 文章阅读:人类阅读的主体

“一个社会可以没有书写而存在——很多社会的确就是如此,但是没有社会可以缺乏阅读而存在。”^②这里,曼古埃尔讲的阅读,包含了人类生存所面临的天地万物,当然也包含了反映人类思想与智慧的文章。

在人类阅读的文本对象中,文章究竟占了多大比例?文明程度不同,答案也大不一样,自然难有确切的数据。但就文章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而言,人们所接触到的大多数的文本应该是文章,比如史事、新闻、书信、便条、告示、通知、说明、协议、诉状、讲稿、声明等。人类的阅读活动以文章为主体——这至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人在社会中首先要谋生存、求发展,而重在实用的文章自然就成为人立身的根本文体。正如曹丕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从读者阅读智能形成发展的过程来看,儿童阅读的启蒙阶段不一定是先读文学、后读文章,有的从“关雎雎鸠”始,也有的从“人之初”“天地玄黄”始,还有的从“人、口、刀、尺”始,但就学习目标而言,“人通过写与读这种行为才会成为一个具有人格的人”^③,树人才是根本。这是教育的百年大计,当然要重实贵用。文学也好,文章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人类更好地从事社会实践,也就是“成人”,无非两者的影响方式不同而已。但就理性认识和社会认知的总体情况看,就人文精神中的真与善的观念培养看,文章在树人成才过程中的确比文学起着更直接甚至更重要的作用。

① 《语言和情景——语言的变体及其社会环境》,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9、52页。

②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页。

③ [德]福禄培尔著,孙祖复译:《人的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